

## ■ 记 忆

## 聂石樵与钟敬文的交谊

□董晓萍

近年整理钟敬文先生的遗著经常会想起聂石樵、邓魁英夫妇。钟老生前经常谈起他们。他们当年都听过钟老的民间文学课,还曾是钟老组织的“人民口头创作学习会”小组的成员。钟老时任北师大副校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培养后学,还是坚持组织“学习会”的活动。学习会的成员每两周的周日在他的办公室活动一次,学习、讨论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由钟老直接讲述或提出问题,大家自由讨论,所讨论的内容,有当时倍受关注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问题,也有神话学、故事学、歌谣学、民间抒情诗和民间戏剧学等体裁的研究。虽然聂先生后来到古典文学专业工作,但对于钟老这位历经“五四”留学海外,而始终坚持从中国整体文学观去研究民间文学的一代宗师来说,这些学生无论在哪个领域施展才华,一辈子都是他的“老”学生。聂先生曾多次跟我回忆起当年钟老讲课的情景,把钟老的专注神态和大师作派讲得十分传神,又简明扼要。他那种对前辈的敬意,对真学问的重视,任何人都会被他的深情感动。钟老的著作可以传世,手稿可以存留,但这种讲课教书的现场感,惟最有悟性的学生才能拾拣和珍藏它。

聂石樵先生当年听钟老的课,是钟老1949年到北京师范大学执教首批使用的教材内容,钟老在一段回忆中谈到这段往事,保留了半个世纪前的理想和热情,也让我们能多少了解当时在台下听讲的风华正茂的聂先生等青年学子被钟老感染的原因:“1949年5月,在庆祝过‘五四’诗人节之后,我们在港的许多作家、学者,应党的邀请乘苏联的轮船转道天津,回到祖国大陆。来

到北平后,我们立即投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雄壮的欢呼声中成立。在经历了多年苦难的生活之后,看到这个新民民政权的太阳高升,我是饱含着喜悦之泪度过了那历史性的时刻……与此同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教员。”聂先生加入的“人民口头创作学习会”,其课程名称叫“人民口头创作”。这是在“民间文学”课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课,主要是增加了学苏联理论的内容。学苏联的思潮后来受到批评,钟老本人也写过反思文章,当然他也不同意一面倒,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但聂先生在这件事上从不多话,只念钟老的好,这是聂先生的厚道。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中期,钟老除了开设民间文学课程,还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的课程名称有“古代小说选讲”、“中国文学范文选讲”、“诗歌通论”和《水浒传》专书研究等。听讲者不限年龄,广纳学子。钟老从中国的下层文学讲到上层文学,又从上层文学讲到中层文学和下层文学,展现了学问大家的气象。钟老教授的“诗学通论”课,涉及屈赋、楚辞,与聂先生后来的研究属于相同范畴。讲义引证材料之丰富,解释写诗步之编密,引领观察古今中外诗论之娴熟,处处有钟老从书斋到讲堂的风格。钟老作为诗人的热烈和孤独、崇高和质朴、理想和挫折,在他的诗论中都有。他将个人的情感投入国家社会改革繁荣的熊熊熔炉中,身与诗俱炼,成就了非凡的诗格。聂先生是被钟老的诗格熏过的,正如他跟我反复提到钟老的诗人气质。

钟老为聂先生等“老”学生讲课的讲义,除了手稿,还有一批油印本。今人见油印本已如同见“文物”,但在钟老教书的时代还是十分常见的。这是一种纸介的印刷品,由刻工使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印后,将蜡纸拿到油墨印刷机上印刷,印出了单片散页,再装订起来,订成一册册的稿本,就像书一样。这种为学生“生产”出来的课外教材,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全是教师“学术良心”的产物。钟老生前曾把不少油印本交给我保存,还为我讲解过他在上面划出的重点和批读的眉注。这样的讲义就是我的精神宝物,更是我的人生课堂。聂先生对我说,“钟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的感慨应该从钟老的这些教学活动中来,又转化到他本人的教育事业中去。现在每当打开它们时,我都会想到钟老,还有他的这些“老”学生们,想到他们怎样教书,怎样做人,怎样远离名利地从事科学的研究。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浑身上下都有这种“书香”,里面混合着油印本的“墨香”。在改革开放引进计算机办公系统之前,前辈们的无数智慧与心血都藏在这种“香”气之中,慢慢地熬成青史。

去逝的钟老,健在的聂先生,他们一辈又一辈地传承中国学问,身体力行让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绵延不断。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专业领域各异,但都有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强大磁力,这种磁力曾从各种手抄本和油印本的发黄的旧纸中冒出,令人至今无法拒绝它的吸引。那里有一种神话般的“迫日”力量,让后学不能不在心中操演。今年适逢聂先生九十寿辰,我们格外珍惜这种操演的意义。

## ■ 印 象

## 行走在山水间

□丁 真

原本是有一种冲动去看廊桥的。并非是受了伊斯特伍德的影响——虽然正是其银幕魅力助《廊桥遗梦》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但无论怎样,一个念头产生了,便成就了此番的山水之行。

车子驶入屏南境内,路况愈艰。偶能见着几座木拱廊桥,灰灰白白,斑驳剥落,是年代久远的象征。屏南之胜状,在白水洋一景。而白水洋之胜,又在中洋。我们去的时候,已入10月,自知并不是进入白水洋的最佳时节,然天公作美,翌日便艳阳高照,又令我对此行有了些许期盼。

坐在景区观光游览车上,听着扩音喇叭里一个温柔的女声轻柔地念着:请闭上眼,深呼吸……秋风时刻,深呼吸两次,徐徐睁眼,四方尽是无声无息、浓淡不一、层层叠叠的绿景,潮水般地涌入眼底。沿着石板路徒步向前,相伴延伸而去的是满满的溪流,两旁尽是古树、山石、红花、绿草,看上去并无独特之处,似与别处一般无二。

渐行渐远,水面点点拉宽,对岸一簇簇金黄色,不甚浓重的明黄色的无名小花成为我眼中的主角。怎么形容呢?阳光?亦或阳刚?如果说阳光是小花特有的野生植物的气质,那么,对面山顶远眺所见的几座瓦房,零星单列着,黄土扶墙,似无人烟。入眼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而最终顺水而来的白水洋,会以怎样的面容,豁然显露在我们面前?

还来不及酝酿出一种情绪,白水洋的水,就这样直接地毫无铺垫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平坦的河床一石而就,布水均匀,人行其上水仅没踝。一如前人之辞,言简意赅。

行于沿溪的木质长廊之上,心中难免以身试水的莫名兴奋与紧张。沙滩短裤、拖鞋、防滑袜。下水。

入秋的水,虽不及夏日带给人以激情和刺

激,却也以一种秋日特有的别样温情,匍匐着漫过我的脚背。

可以站的海。这是我脑海中独独冒出来的一句。阳光投射在那些远的近的嬉笑打闹的玩水的人群身上,还有隐藏在水下的脚。所有的金色点点,让脚下的水面看得更加真切。

既非潺潺溪流,又非急波暗涌。白水洋的水,该用何种词来形容来匹配呢?斜阳西照,倚石半眯眼入神。每一个水细胞无时无刻不在脚下合成、分裂、游走。薄如蝉翼的细胞壁爆开、破碎,瞬间被水流东漂西荡着带走。对,这正是我关于白水洋的水的感觉。

踏浪白水洋,虽说不至把酒临风、宠辱皆忘的大气境界,但至少说见者心旷神怡不为过。想来,居庙堂之高如何,处江湖之远又如何?这一处安静偏僻的角落,不正是我们这些久居闹市日忙碌内心孤寂的人群觅着的一个回归真实自我的角落吗?

秋和景明,这一方泱泱之水,长烟一空,静影沉璧,上下天光,波澜不惊,一石而就,碧波万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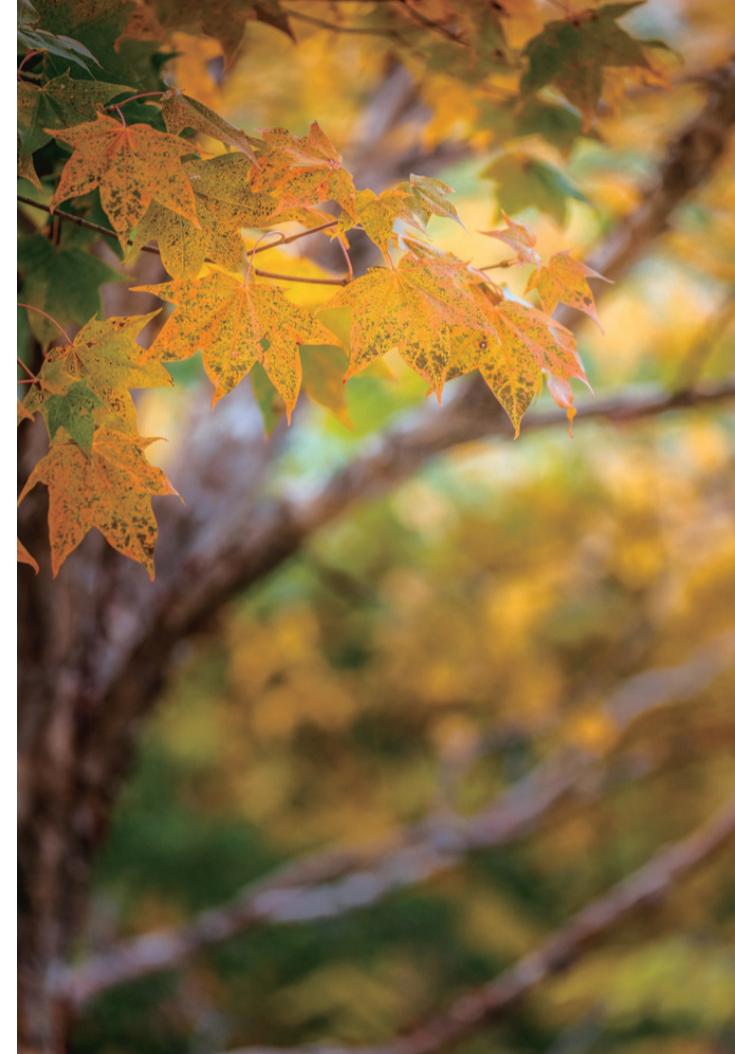
这是一种沉静的美。

在那豪情万丈的戏水声浪下,必定是宁静的内心,在支撑着我们的躯体,完全、毫无保留地拥入这一片白浪的怀中。这一刻,打湿的是全身的衣裳,涤去的是心灵的尘与垢,忘却的,是俗世间的烦愁与庸扰。此情此景,恍若梦中,亦真亦幻。

当黄昏再来,薄冷的夕阳着金缕轻纱,山谷间冷风袭来,双手捧着温热微辣沁人心脾的姜茶,返回的脚步迟缓而沉重。

回眸驻足,望那一片水的广场,平静安详。喧嚣嬉闹的战场不再。我知道,一旦离开这里,回归到那个寻常的世界,白水洋便远去了,也许它曾经隐约触及到我们的内心,但它必将渐渐远去了,消失了。

玩累了。今夜,必将沉沉入睡。



黄叶 许征摄



第265期

今  
文  
字

## 广告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

日寇的铁蹄 叶廷芳

无畏之道 王春波

云散澜沧江岭上,有人跃马拭吴钩——记抗

战期间的南怀瑾先生 贾丹华

中国故事

真假之间(节选)——当代大玩家的惊天秘

密 何建明

传奇

美卿——一个中国女子的创业史 叶梅

2015年总目录

封二:“灯都古镇杯·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

新闻发布会将在中山古镇隆重举行

封三:“光临天下——中国灯都(古镇)灯光文化节主题歌

文学版国内邮发代号:2-545 定价:¥15.00元

纪实版国内邮发代号:80-526 定价:¥15.00元

影视版国内邮发代号:2-653 定价:¥15.00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9层 邮编:100125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  
中 国 作 家  
二〇一五年第十二期(总第四百八十五期) 目录  
·纪实版·

非虚构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长篇小说 北鸢 ..... 高建国  
短篇小说 病鱼 ..... 黄咏梅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特选作品 埃蒙先生的蛋糕 ..... 俞胜  
诗 歌 张家界诗会  
郁葱 谢克强 潘洗尘 张德强 沉河  
边城 蒲小林 王明韵 龙红年 那匀  
熊焱 陈忠 刘晓平 长征 叶坪  
何松 王步成 侯平章 赵丽兰 林典  
玄雨澄 杨角 罗鹿鸣 施施然 张小青  
第广龙 洪佑良 苑子 王学芯 李建军  
王太文 王文军 朱丛迁 陈灿 阳  
贾莹 班清和 郭秀玲 周航  
信 息 《人民文学》2015年总目录

二〇一五年第十二期(总第六百七十六期) 目录

特 稿 哲学和佛学的对话 周国平 济群法师

作家立场 “战争与和平”讨论小辑

日本海战电影与“治愈式民族主义” 贺桂梅

日本侵华影像舆论战 孙慨

作为理念的和平与作为思想的和平 孙歌

小 说 战争哀歌 保宁著 夏露译

东方战争文学的标高(评论) 阎连科

美菜惨案(参证文本) 西摩·赫什著 艾玛泽

蓝色的敦煌 叶舟

风水宝地 曹军庆

邮轮环球旅行手记(2015) 徐新霞

民间影像 跳虫盘舞的五星级酒店洗碗工(2014)

艺 术 碑帖 张杰

Matzka:原火三昧 李娜

当下语境中的汉娜·阿伦特 洪涛

欲望消费的浪漫伦理 翦惠冰

环球笔记8则 尹睿阳

《天涯》杂志已开通淘宝店 <http://tzyzz.taobao.com>,欢迎网购。亦可到邮局订阅或本刊邮购。邮发代号:84-12,双月刊,18.00元/期,全年6期108.00元。平邮免收邮费。如需挂号,需加邮费3.00元/期。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人大政协楼六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电话:(0898)65360004、65332803。

天 涯  
2015年第6期要目

## ■ 生活质感

初冬的阳光真好。虽然也铺了浅浅一层金黄在大地上,但这也是它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才射出的光彩。如同一个向你倾尽所有的穷亲戚,这样的善意和真诚,让人生出敬意。

吃过午饭,大姐约我去千佛寺。大姐早年离异,一个人上班边抚养儿子。带着上学,送去军营当兵,到如今走上社会自立。其中艰辛,她很少对我提起。大姐独身一人,经过一段消沉,便喜欢上了研习佛学,并潜心修持。

中午时分,庙里刚用过斋饭,一切都是心满意足的样子。樟树站成一排在风里轻轻晃动,两只猫趴在草地上晒太阳。戴眼镜的小孩子在斋堂前抢着斧子吃力地劈柴,一个女孩拿着他的深蓝色外套,坐在一截锯过的木头上,温暖而沉默相望。

忽然听到草地上有虫子叫了,细碎的,小米粒一般。听到这样的虫鸣,世界就静了下来,凉了下来。仔细分辨,里面还夹杂着几声蟋蟀的叫。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俗世隐喻:蟋蟀因具备音乐和格斗两方面的才能,而成为刚柔相济的昆虫。回头,姐姐正蹲在菜地里拔草。僧人们自种的菜园,生机盎然、一片繁茂。一株株卷心菜已经在收拢叶片,试图将菜心包起来。看样子,再有一周的阳光雨露,它们就会修得自我小世界的圆满,变成真正的卷心菜。

3点整,新觉师父在天王殿领着大家诵经。人比较多,几乎站满了整个大殿。居士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披上了海青。像我这样的俗人,就自觉地站在靠近大门的一侧。排在我前面的是两个20多岁的俊秀青年,站在左侧的就是那个劈柴的小伙子。法器敲响,静静站着的人一起颂唱。这集体诵经的声音,绵长、舒缓、浑厚、辽阔。他们在一起,把微弱的温良和善意聚集起来,通过声音和仪式,传递给苍茫的宇宙众生。

做完一段,每个人就依次走到佛像前跪拜一次。一切都很快,很小心,很有秩序。仿佛慈悲的佛,有足够的耐心。跪拜的队伍中竟然还有两个孩子,都是四五岁的样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收起了先前玩耍时的淘气,变得乖顺。双手合十,跟在队伍中缓缓行走、跪拜,像模像样的。在这样的氛围中,看到大姐虔诚而迷醉,一瞬间,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想起参观佛学院时,和主持日常事务的女师父聊天,她身上焕发着一种独特的气质,有远离烟尘的淡定,也有无法形容的索然之光。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一种纯粹与坚定。但,感觉不到爱与美。

爱与美,那是有血有肉的温度,直接进入你的心灵。有时觉得,有些理论或宗教,在走向纯粹的同时,离这种温度也越来越远。

一切善行,没有爱,都是枉然。

爱,才是最高的宗教与神秘。

大姐曾经性格好强,纵然在俗世人看来生活有缺憾,有时甚至暗流汹涌,但这些年过去,我知道她内心独自蹚过了一道曲折的河流,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她自己度了自己。可以说,以我简单的人生阅历,是无法对生命、生活、情感、宇宙等产生多么深刻的理解的,我非常感谢阅读。一是读书,二是读人。大姐是我深深阅读并获知甚多的一个。推己及人,她的生命跌宕、情感起伏,我感同身受,我仿佛跟着她同时又活了一遍。

诵经完毕,我们每人拿到一炷香。我们用香点亮了庙里已经摆好的上万盏酥油灯。

夜晚需要灯光,灵魂也需要灯光。一粒粒的小火苗,站成一行行,排成一列列,形成了庞大的方阵。它们跳跃着燃烧,在光芒中大声地说着光芒。

和大姐从千佛寺出来,已是傍晚了,门口连着两条下山的路,要不是大姐提醒,我真就迷失了方向。我不幸是一个缺乏方向感的人,当太阳高居头顶,我总是分不清东西。

所以,经常矛盾重重,旁观自己,又陷入自己。越来越相信命或者运,是示弱的表现。相信自己不能做对所有的选择,所以开始体察他者。

特别是人到中年以后,便要慢慢做减法。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去干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而后,做一个纯简的人。如同经过夏日的繁盛后,到秋天,树木都是要落叶的。抖落纷繁,只余简洁的枝干,才能轻松走过寒冬。

如今,我要让身体的磁场慢慢依赖上某个坐标,让挑剔的梦想落在固定的玉米地里,让已经疏松的螺丝锈在善意的长椅上,结实、安静、可靠。